

投稿邮箱: xzhtwxds@163.com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 写给母亲的生命挽歌

——读王计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珍》

◎羊信

在城市的车流与订单的喘息之间，王计兵找到了“外卖诗人”这个身份。于是，有人开始关注他电瓶车后座上的生存风雨，品读他字里行间的精神运行。其实，并非写诗的人误入了送外卖的巷道，而是送外卖这件事，让他的诗，终于有了汗水的咸味，有了晚风拂过街巷时具体的形状。

王计兵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在送餐的间隙，写了五千多首诗，用最质朴的文字，为普通劳动者的苦乐悲欢留下注脚。这一次，他选择走出诗歌的凝练与跳跃，将目光从奔波的路上收回，投向生命最初的起点——故乡。他以母亲之名命名，以非虚构的方式落笔，将散落在烟火人间的细碎日常一一拾起，拼凑出一个平凡女人漫长而坚韧的一生。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生命与亲情的深情回望，更是一个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沉静对话。它让我们看见，最动人的力量，从来都藏在最寻常的守护与坚守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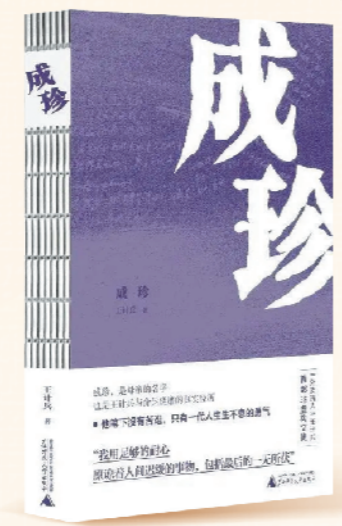
人有三死：当呼吸停止，生命落幕；当痕迹消散，世间无迹；当思念归零，真正消逝。2023年，父母安葬三周年之日，那些被日常忙碌尘封的记忆，骤然奔涌而来。王计兵决意写下一本书，以文字对抗遗忘，让平凡生命的印记，长久驻留人间。这本书便是《成珍》。

《成珍》之名取自王计兵的母亲包成珍。只是，在故乡那片闭塞的天地里，人们只唤她“丙现家的”“连社娘”，一生依附于夫名、子名，而她的本名，却早已消失在岁月深处。王计兵以母亲真名作书名，不只是为了让一位普通农妇的名字被世间记住，更是要将散落的往事、平凡的岁月，一一拾起、淬炼，最终凝为生命最珍贵的宝藏。

《成珍》里，王计兵拒绝粉饰。他不是以儿子的目光仰望母亲，而是以旁观者的冷静，将成珍置于时代的天光下，一笔一画，勾勒出她的坚韧与脆弱、乐观与隐忍，甚至不避讳那些不完美的瞬间：家暴后的沉默，面对无爱婚姻的隐忍，还有那个年代女性无法挣脱的枷锁。“比起家暴，离婚是那个时代女人更大的耻辱。这种耻辱感像一块烧红的铁，深深烙进她们的内心。”寥寥数语，道尽了母亲那一代人的无奈与悲凉。

在《母亲的“幸亏”》里，母亲一生都在困境中寻找微光，用“幸亏”二字消化所有的委屈与不幸。年幼丧母，她说“幸亏还有爹”；父亲去世，她说“幸亏已经长大了”；遭遇家暴，她说“幸亏没被打死，不然你们就没娘了”；54岁中风偏瘫，她还是说“幸亏生活还能自理”。这种总能从苦难中看到希望的坚韧，深刻塑造了王计兵的人生观，让他即便在最苦的日子里，也从不觉是在“熬”。

在《回忆的碎片》中，王计兵俯身拾起的，是被时光轻慢、被生计掩埋的日常点滴：故乡的烟火、母亲的身影、沉默的温情、粗糙的岁月，无宏大叙事，无辞章雕琢，只以最朴素的笔触，拼接出平凡生命最本真的模样。这些碎片，是饥饿年代的一颗糖，是灯影下缝补的针线，是沉默父亲的笨拙守护，是无名母亲的坚韧日常。零散、



新书上架

王计兵著  
《成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微小，却藏着最沉的亲情、最真的生存、最韧的生命力量。

在《母亲生命中的那些人》里，王计兵以温柔的笔触，记下的是与母亲相伴半生的乡邻，是血脉相连的家人，是岁月里匆匆相逢的路人。没有跌宕的故事，只有乡间日常往来、琐碎帮扶与朴素温情；没有耀眼的光芒，却在母亲艰难的岁月里，凑成了她活下去的底气与温暖。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人，让一个普通农妇的一生，有了温度、有了牵挂、有了人间最动人的烟火气，在时光里凝成永不褪色的温柔。

作为诗人，王计兵的非虚构写作天然携带着诗歌的基因：凝练、精准，且暗涌着诗性的光芒。作品中，他将诗歌与散文并置，如同在沉郁而绵密的叙事织体中，悄然嵌入分行的小径。《六首诗》等篇章如路上的石阶，在略显沉重的呼吸之间，为情感凿开了一扇透气的窗，让幽微的情绪得以更细腻、更有层次地释放。看似平淡的句子，往往最是动人心魄。

王计兵的文字始终保有质朴而沉静的力量，不事雕琢，却自有千钧之重。《母亲三周年祭》中，他写道：“我们过来祭奠，三年了/父母的坟还带着人间的温暖/周围的草木已经枯黄/坟头草仍然青翠/阳光明亮得一如既往/泪水洗过的脸颊被照得很暖/像一种安慰，被光捧着。”没有呼天抢地的悲痛，只有近乎白描的书写。坟头与周遭草木的颜色对照，泪脸上的阳光温度，都在不动声色间，将那份深沉的思念与哀伤，浸润进每一个细节的叙述里。这种克制的诉说，于无声处听惊雷，读来令人动容。

《成珍》里，母亲的一生清晰如昨，父亲的形象同样悄然矗立。他沉默寡言、拙于表达，却以最质朴的方式，笨拙而执拗地守护着整个家庭。宁愿自己归于平凡烟火，扎根乡土，一生务农，也不忍孩子远赴城市，在奔波与磨蹭中尝尽人间辛苦。这份爱，深沉而克制，不宣之于口，只藏在健康的执念里，藏在无声却长久的注视中。

书中还勾勒了王计兵自身的成长轨迹，他从故乡的村庄启程，踏过底层生活的漂泊与磨砺，成为一名穿行在城市街巷间的外卖员。纵使终日奔波于烟火生计，他也从未割舍与故土的根脉牵绊。那些刻在心底的村庄记忆、对过往的温柔回望，始终是他文字里反复摩挲、始终明亮的光。

此外，广阔的时代变迁，也在这本书中悄然铺展：村庄的拆迁，饥饿年代的烙印，父辈那一代无爱却相守一生的婚姻。这些场景，既是王计兵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回声。他记录的，正是那些被冲刷、被忽略，却依然温暖的片段，微小，却足以照见一个时代的轮廓。

从《赶时间的人》到《成珍》，几年里，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登上春晚朗诵诗歌，斩获花地文学奖年度诗歌奖，与刘震云、梁晓声等名家畅谈文学，带着自己的作品赴意大利、匈牙利进行文化交流。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没有忘记那些奔波的日子，以及母亲的教诲。母亲说：“你笑是笑给别人的，也是笑给你自己的。”这句话成了王计兵一生的信条，也是他写出“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诗的底色。

这是一个奔跑的时代，我们向远方奔赴，以为答案只在别处，却忘了，每一次出发，都始于身后那道沉成暮色的凝望；我们为宏大叙事热血沸腾，却不自觉，与日常琐碎的温暖之交臂；我们奔忙于一个未至的前路，却始终不肯停下脚步，与过往和解，与自己相拥。《成珍》如一束折返的光。它照亮前路，也唤我们驻足回望，重拾生命里最珍贵的人与情。平凡从来不是平庸的别名。每一个认真活过的灵魂，都值得被时光郑重收藏；每一段看似微末的人生，终将在岁月里淬炼成珍。书页翻动间，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位母亲的一生、一个儿子的深情，更是自己的影子，心底那份未曾言说的眷恋，对生命本初的敬畏，以及对烟火人间不曾熄灭的热忱。读懂这本书，便是读懂亲情的重量、命运的韧性。愿我们在奔波的尘世里，重拾那些被匆忙掩埋的光与热，活成自己独一无二的珍。

人到中年，刚刚经历过孩子的青春风暴。这段特殊的生命体验让我得以重新审视父母与子女之间，尤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与拉扯；并由此延伸到每个人身上所承载的原生家庭影响——那些深植于血脉中的代际印记，以及命运轨迹中难以挣脱的羁绊。正是带着这样的生命思考，汤展望的短篇小说《宛在水中央》带给我的触动尤为深刻。这种文学与生命经验的共鸣，或许就是这篇小说给予读者最珍贵的馈赠。

《宛在水中央》构建了一个“桃花岛”的核心隐喻：孙耀礼跟着父亲一次普通的上岛，却毫无预兆地被抛下一个礼拜，桃花岛既是孙耀礼童年被遗弃的创伤现场，也成了他一生漂泊的起点和最终渴望回归的“乌托邦”。这个湖心岛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场域和结构枢纽。从上岛、困岛、离岛、望岛，到最后自己买船，他在水中央人为制造出一个“岛”，构建起整个叙事循环，使岛这个意象贯穿始终，凝聚了全部的情感张力。与此同时，精妙的转场艺术也让人印象深刻。小说中每一次无缝衔接的时空切换都非常自然流畅，不仅制造了悬念，更在这种推动中让情感的渗透层层递进。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也很体现功力。

最让我代入并思考的，则是小说中父子永恒的冲突与命运阴影：孙耀礼11岁在台风中的孤岛上经历的恐惧、无助，那种被遗弃感，事实上也成了他之后人生的人格底色。

孙耀礼在成年离家后，不管是给港商做保镖，还是衣锦还乡，抑或成为看似风光实际艰难的武馆主，他的内心始终还是那个等待父亲，却始终等不到的男孩。但他的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学武、远离家乡、疏离家庭，这些又是对父亲或家庭的反叛。

每个孩子，尤其是男孩，似乎天然都在寻求这种逃离与反叛。孙耀礼在看了《射雕英雄传》等武侠片之后，就和小伙伴组成了“白果庄七怪”。作为一名80后，我也曾每晚准时守候《书剑恩仇录》，在课堂上偷偷读《鹿鼎记》，一天一本，还常常做梦梦到自己能飞檐走壁行侠仗义。但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除了小孩子认为的所谓的“帅”“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之外，更多的其实是蕴含着一种个体觉醒的冲动——渴望走出那个固有的、旧的生活空间，成为与父辈不一样的人，过与父辈不一样的人生。然而最后他驾船停在水中央的“回

这些年我在徐州和厦门两地居住，像一只候鸟南北迁徙，秋去春回，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只是我来厦门，是过冬的，为图路上方便，总是轻装出行。除了几种非看不可的工具书如地图册、诗词格律外，徐州家里的书是不带过来的。而我每年住在厦门的时间已经有四五个多月之久，常常就感到了无书可读的枯燥和乏味。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若有同学或朋友寄来了他们新出的著作，是一件让人多么快乐的事情。几年来，我在厦门陆续收到过深圳大学郭杰儿的《白居易诗歌精解》《月光下看海》，南京大学王一涓的《读书人的事儿》《落霞与孤鹜齐飞》，这二位都是我的大学同学。还有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老师的《细品红楼小人物》《天地正气——文天祥传》等。这些大作摆在我厦门家中的书桌上，那感觉真是一室生春。

而当我收到南京吴心海兄寄来的《故纸堆里觅真相》一书时，更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心海非常客气，说最近出了本小册子，您可能会有点兴趣，闲时请翻一翻。

《雨巷诗人尘封八十三年情书》、《周作人于沦陷时期的一篇重要访谈》、《海明威在中国打过鬼子吗？》、《赵瑞麟：九叶诗派根本不存在》、《陈梦家怀念亡妹的佚诗》、《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戴望舒给李白凤的题诗》……仅仅是粗略一看，就发现岂止是有兴趣，我是真心喜欢。

许多年前，我对徐州的地方文史颇有兴趣，也写了一些东西，和心海兄的研究方向和路子有一点相似。我是在地方史籍和市井里巷间的传说里连创带扒，去搜罗清末民初古城徐州的一些家族、人物、事件和风俗。心海则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浩瀚的史料中爬梳剔抉，以厘清其中一些人物、事件的真相及来龙去脉。他以敏锐的历史触角和深厚的文史功底，引导读者穿越时光的迷雾，一探文坛历史背后那些著名的人物与事件，并从现代文坛上诸多文学巨子的生活创作轨迹中寻找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比如在无数次埋头于故纸堆的过程中，2018年7月的一天，心海在1933年2月1日

## 父与子的「永恒命题」

——简评汤展望短篇小说《宛在水中央》

◎黍不语

归”，虽然永远迟了一步，充满苍凉与遗憾，但也显示出我们既在寻求独立，寻求自由，又始终无法摆脱东方伦理的深层羁绊，也就是对家庭认同的渴望，对“根”的寻找。

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让我比较动容的一处细节是，孙耀礼被父亲在岛上丢下后，首先想到的却是担心父亲掉进水里，因为他当天喝了太多的酒；而且孙耀礼直到看着那光点靠了岸，才安心，才想起呼叫……寥寥几笔，冷静平常，却让我们看到了孩子对父母的、最原始的爱。

还有一处，父亲终于上岛来接孙耀礼

的时候，汤展望写道：“孙茂林一句话也没说，孙耀礼更是一言不发。”仅这两句，我们就知道，一种猝不及防的成长像创伤一样来到了。

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父辈的爱往往是沉默的，无声的。小说中，父亲孙茂林也许有他的无奈与愧疚，但东方语境下的父爱，鲜少有直接的情感表达，更鲜有道歉，所以，孙耀礼的创伤只能渐渐沉淀为某种隐痛。而在葬礼上，孙耀礼的表现，比如他一一来就守灵，连饭也没吃，比如他送二哥当时稀有的万元彩电，让我从中看到他的爱其实并没有减少一分。特别是最后泊在水中央，更是他在孤岛上对父亲、对亲情、对爱的一种最深切的呼唤。

由此我想起了《大河恋》里的一句话：最亲密的人，往往与我们最不相同，就算不能完全理解他，我们也可以全心全意去爱他。

是的，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爱我们并不完全理解的人——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还是其他人。



汤展望，95后写作者，编剧，徐州人。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十月》《西湖》等刊，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

### 青年作家

除寄给我的这本书外，他还出版过《故纸求真》《从烂漫胡同走出来的〈小雅〉诗刊及诗人》《待漏轩文存》等著作。

心海兄是吴奔星先生的哲嗣。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新诗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

1978年至1982年，我在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吴先生在中文系任教，是我的老师。我能记住的是有几次外地专家教授来我校讲学，吴先生都是作讲座主持。同学间私下里交流，回忆起吴先生上课，不时有诗兴迸发，激情奔涌的雅致。而我们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来自城市乡间、厂房地头，没怎么读过书，水平参差不齐。所以还有同学感慨，说进校不久就有幸得到吴先生的亲炙，其实我们都还不具备受那种深厚教泽的基本根基呢。

到了1982年初我们毕业离校后不久，吴先生就调回南京师范学院了。他在徐州师范学院工作了24年，也就在师大东院住了24年，那么心海也是在东院住过24年了。我岳母和吴奔星先生是中文系的同事，也住东院，东院自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说不上年轻的心海有过擦肩而过的时候，谁知道呢。

三十多年前，大学毕业十周年之际，我在《徐州日报》上发过一篇回忆徐师中文系老师的文章，其中写到吴先生。互联网时代，心海很快就看到了，并且联系到了我。后来我陆续还写过同类文章，他都能看到。三十多年来虽未见过面，但从信件到手机，到短信，到微信，一直保持着联系。

心海兄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后进入新华日报社工作，高级编辑。他系出名门，所学专业及工作性质的优势，再加上吴先生留下来的大量史料和广泛人脉，不难想象心海选择的这条研究和写作方向的路子，有大成就可以期待。

## 南京来书

◎徐明

的上海《中华日报》上看到了诗人陈梦家的一首诗《小天使——纪念亡妹余妍》。此前，心海是读过陈梦家的一些诗作的，但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甚少。在看到这诗之前，根本不知道陈梦家还有一个名叫余妍的妹妹。于是他又重新沉浸于史料之中。想弄明白这位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却在五岁时便死去的小姑娘是怎样的情况。这应该不费什么事吧？因为陈梦家和弟弟，后来的水文地质学家陈梦麟院士都曾有文字说起过余妍这件事情。可恰恰难就难在这里，因为他们兄弟的文字里对此的说法还略有不同。甚至就是陈梦家本人，在记录余妍去世的时间前后文字也有不吻合之处。这时就看心海了，他细读当事人留下的文字，再从他们其他时间的文字里去旁证、对比、辨析，终于弄清了余妍的患病始末、治疗过程及离世时间。

在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之后，心海惊讶地发现，他关注这件事情的2018年，恰恰是余妍去世的第一百年。而她当初下葬之处的墓园，就离心海的住处不远，现在是一个公园，那处墓园早已是踪迹无存了。感慨之余，心海写成了《陈梦家怀念亡妹的佚诗》这篇文章。